

珍本 中医古籍精校丛书

肘后备急方



〔明万历刻本〕

晋·葛洪◎撰

柳长华◎主编
申玮红◎点校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珍本 中医古籍精校丛书

肘后备急方

〔明万历刻本〕

晋·葛洪撰
申玮红点校

柳长华主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肘后备急方/柳长华主编.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5

(珍本中医古籍精校丛书)

ISBN 978 - 7 - 5304 - 6836 - 4

I. ①肘… II. ①柳… III. ①方书—中国—晋代 IV. ①R289.3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8145 号

肘后备急方

主 编: 柳长华

点 校: 申玮红

策划编辑: 章 健 侍 伟

责任编辑: 于 雷 侍 伟

责任印制: 李 茗

出 版 人: 曾庆宇

出版发行: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传真: 0086 - 10 - 66135495 (总编室)

0086 - 10 - 66113227 (发行部) 0086 - 10 - 66161952 (发行部传真)

电子信箱: bjkjpress@163. com

网 址: www. bkydw.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42 千

印 张: 16. 7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04 - 6836 - 4/R · 1862

定 价: 42. 00 元



京科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京科版图书, 印装差错, 负责退换。

序

中国从有文献可考的夏、商、周三代开始，就形成了国家并进入了一个文明的时代。今天可以见到的记录商周历史的文字和文献已十分丰富。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炎帝、黄帝的后代，若以此推算，中国的文明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 5000 年左右。中华民族崇拜自然，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信仰，中医学就是在这种信仰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传统医学。中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神农、黄帝时期，根据考古和文献的记载，炎帝神农氏发明了用药物治疗，黄帝轩辕氏创造了生命与疾病的知识，伏羲氏发明了用“砭石”和“针灸”治病，可以看出，炎帝、黄帝和伏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医学的缔造者。

大约在公元前 1700 年，商代的大臣伊尹创造了用“汤液”（方剂）治病，就是把多种药物组合在一起治疗疾病，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华民族早在 3700 多年前就创造了把各种药物组合为“方”治疗疾病的方法，令人惊叹。商代的彭祖创造了养生的方法防治疾病，中国人重视养生的传统至今深入人心。根据西汉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战国时期（约公元前 400 年）的扁鹊秦越人善于诊脉和针灸，仓公淳于意善于辨证施治。这些世代传承积累的医药知识，到了西汉时期（约公元前 150 年）已蔚为大观，成为专门之学。

汉成帝时，诏命刘向等一批学者整理全国的图书，整理后的图书分为六大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方技即医学，是中国六大学问之一。刘向等校书，前后历时 27 年，是对中国历史文献最为壮观的结集、整理、研究，真正起到了上对古人、下对



子孙万代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之学者，欲考中国学术的源流，可以此为纲鉴。刘向校书的原则和方法，即由专官典守，相校以除重复，并以人类书，章学诚先生总括为“辨彰学术，考镜源流”。医学之书，由侍医李柱国负责，整理后分为“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房中”八家、“神仙”十家。“医经”是医学理论的书，“经方”是成方治病的书，“房中”是用歌舞陶冶性情的书，“神仙”是导引、服食以延年益寿的书。

这些被记载下来的各种知识，绵绵不绝，一脉相承，传之后世，被尊为经典。医经中的《黄帝内经》《扁鹊内经》记述了生命、疾病、诊疗、药物、针灸、养生的原理，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体系。今之《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是其存者。经方十一家记载了西汉时经典的成方，即以方治病和用药的知识，其中有《汤液经法》一书，相传是伊尹所作，后世之《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即经方之传者。东汉时期，人们把用药的知识编纂成书，称《神农本草经》，其中记载了365种药物的产地、采收、加工、药性和主治等，是中药学的起源，继之有《名医别录》《新修本草》等。东汉张仲景融合医经、经方，编撰了《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临床学的奠基人，至今仍是指导中医临床的重要文献，后世大量的临证类文献即其一脉相承者。西汉成书的《黄帝内经》，其中包括《素问》和《针经》，到了西晋时期，皇甫谧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即《内经》和《外经》的内容进行了整合，编纂了《针灸甲乙经》，成为学习针灸的经典和教科书。西晋王叔和整合医经、经方和脉学的内容，编纂了《脉经》一书，成为临证脉学的奠基之作。

中医学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仅就文献而言，保存下来的中医古籍就有一万余种，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自孔子删定六经始，我国的经学即围绕对六经



的整理研究而进步。自刘向等校定方技，中医学即以对这些经典的整理研究为核心而传承发展。南宋文学家岳珂说：读汉人一书，胜读魏晋书十种；读魏晋十种，胜读唐人书百种。这不仅道出了中国学问的家法，也提示我们去理解中国学问的内在精神，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问之道。中医古籍文献的整理、结集、研究、发展，到了唐代才算尘埃落定，正如《易经》所说：观其所聚，而天地之情事见矣。

唐代以前的这些典籍，是中医学传承发展的源头，此次整理出版，是积数十年搜罗耙剔之所得，择存世之最善本，其中不乏新材料的发现，如古钞本《素问》（早于顾从德仿宋本）、毛晋据宋本钞《针灸甲乙经》（早于明五车楼本），都是稀见的善本。图书流传既久，异文多见，此次整理，既择善本，总以纠正错讹为主，校记不烦多出。各本整理前言，乃累年校读古籍之心得，如刘向校书分内、外之义，《难经》乃《扁鹊内经》之存者，仲景《伤寒论》乃医经、经方融合之作，《甲乙》乃《内经》《外经》融合之作，读者可以留意展读，就有道而正之焉。

柳书华

乙未夏于扁仓书院

内 容 提 要

葛洪（283～343），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市）人，东晋时期著名道士、道教思想家、炼丹家、医药学家，三国方士葛玄之重孙，道教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人谨守本真、朴实而不为物欲所诱惑，故人称之为“抱朴之士”。

葛洪先祖历代当朝为官，可谓官宦世家。但到其父葛悌时，已始渐衰。葛悌辞世时，葛洪年仅十三岁，家境衰落。其人勤勉好学，少时便博览群书，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早年立志为文儒，挽救颓世，曾官至伏波将军，封关内侯；后半生隐居广东罗浮山，潜心道教，既采药炼丹、行医济世，又著书讲学、修道养生，直至升仙。曾于公元300～302年间，拜郑隐（葛玄弟子）为师，得授内修炼丹法，学习“九丹”“金银液经”“黄白中经”等炼丹术；后在罗浮山居住，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得授道教秘典《三皇文》和炼丹的“神仙尸解之法”。

葛洪的学说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首先，葛洪继承和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和方术，积累了大量经验，成为中国炼丹史上承前启后的炼丹家，在道教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其次，由于西晋时道教尚未确立理性较强的神仙理论体系，及至东晋，才由葛洪完成，他使道教的神仙信仰理论化，为上层士族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道教思想史和科技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此使他成为道教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划时代人物。再者，他把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炼丹，不仅扩大了矿物药的应用范围，而且促进了制药化学的发展。所著《抱朴子》，



把炼丹术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同时，为制药化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后来的制药化学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制药化学的先驱者。

葛洪精儒明道，精究方药，对医学造诣很深，著述丰富。著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抱朴子外篇》五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金匮药方》（很可能是《玉函方》）一百卷，《神仙服食方》十卷，《玉函煎方》五卷，《肘后备急方》三卷，《服食方》四卷等书。惜仅有《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两部著作留世。

《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又名《葛仙翁肘后备急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急救方书，所载方药治法在魏晋南北朝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方剂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该书内容涉及急救、传染病、内、外、妇、儿、五官、精神、伤骨各科以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等。全书八卷七十三篇，每篇前面均简明扼要地写出该方所要治疗病证的特征，其后包括很多方，切合实用，疗法简便。该书卷一至卷四，是脏腑经络，因邪所伤的“内病”，包括中恶、心腹痛、伤寒、时气、中风、咳嗽、水病、发黄等急性病；卷五至卷六，是四肢九窍，内外交媾的外发病，包括痈疽、疮疥、耳目咽喉头面疾病等；卷七，是假他物横来伤害的他犯病，包括虫兽伤、中毒等；卷八，是百病备急药方、丸散及牲畜病等。

《肘后备急方》篇幅虽短，但其论病，详述其病候，略记其病源，明书其治法，并附有治法和方药，毫无纷歧浮夸不经之恶习，在祖国医药史上有很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书中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古代传染病史等资料，如在世界医学史上，葛洪第一次记载了天花（卷二载“虏疮”）和恙虫病（卷七载“沙虱”）两种传染病。卷一关于“尸注”的记载，对其症状和传染的危险性已有所认识，是我国最早关于结核病的记载；卷七对獾犬啮人（狂犬病）的治疗，是现代免疫思想的萌芽。远在公元四世纪，



葛洪就能对多种传染病有所认识，并且进行有效治疗，贡献卓越。

(2)《肘后备急方》内收有极其宝贵的临证方剂和中药。如他在炼丹的长期实践中，运用汞或雄黄和猪脂配成软膏，治疗疮疥等皮肤病，现今外科亦广为应用。药物方面，如青蒿、常山治疟，商陆治水肿，大黄泻下等。此外，该书用药的另一特点是，较多使用金石药物，如盐汤催吐，烧矾石末贮囊置腋下治狐臭，硫黄治疗皮肤病，密陀僧防腐等。这些都是古人宝贵用药经验的结晶，为中医药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3)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外治法，诸如针灸、推拿、角法、嚏鼻、蒸、熨等，凡适合急救的简便疗法，都尽可能选用。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地注明了各种灸法，但言其分寸而不名孔穴，为民间医生或贫姬野老施灸提供方便。如书中记载了以指针法治疗尸厥，以针挑法治疗卒中恶死，以针刺石门穴放腹水法等。灸法方面，有隔盐灸、隔蒜灸、隔香豉饼灸、隔椒面灸等隔物灸，有管灸、瓦甑灸等灸器灸。此外，书中还收集了大量卓有实效的针灸处方，是我国针灸史上对针灸急救治疗的首次集中总结，对后世针灸疗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该书还记载了一些诊断方法，如卷二“治伤寒时气温病方”记载的黄疸病人“急令溺白纸”，以纸验尿是否如黄柏染者来诊断黄疸的危急程度，这种诊断方法简单、朴素而又非常切合临床应用，是医学史上的创新。

(5)书中对疾病时及疾病后的饮食调养、禁忌亦有详细论述，如水肿病人，饮食须“勿食盐”；“毒病愈后，百日之内，禁食猪犬羊肉”；“水肿瘥后，食牛羊肉自补，稍稍饮之”等。

点校说明

《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又名《葛仙翁肘后备急方》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医书，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一部临床实用性很强的方书。该书在疾病治疗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对祖国传统医学的创造性贡献，尤其是对于尚不发达的古代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成书经过

《肘后备急方》，系以葛洪《肘后救卒方》和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为主体，加上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合编而成，由金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于皇统四年（1144）编成刊行。其中，“肘后”，意指此书可藏于衣袖之内，随身携带；“救卒”，指该书用于救猝发之病；“备急”，意乃备临床急切之病应用。其成书过程如下。

葛洪（283～343）精治五经，兼修道教与医学。其隐居罗浮山修道至返回句容期间，搜集“百家杂方”达五百多卷，撰成《玉函方》（成书于公元317年）百卷。后葛洪鉴于备急类医书缺点太多，在《玉函方》的基础上，以方简效佳为原则，精选单验方及简便疗法，撰成《肘后救卒方》三卷，书中选编历代医家的经验效方并记载其妻鲍姑的灸法和民间土俗疗法，并兼采道家丹药及禁咒之法。该



书已佚，其流传至少至唐代。

梁代陶弘景（456～536），因见当时流传的《肘后救卒方》多有缺漏，于公元500年左右，在其所存86首的基础上，择其标题重复者，合并为79首，以佛教一百一病之说，增加22首，补充为101首，分上中下三卷，名《补阙肘后百一方》，并以朱墨二色将自己增加的内容与葛洪原书作了区别。于永乐二年（500）完稿，天监四年（505）后增补该书。

至唐代，唐高宗与武则天后年代，政府组织过医家修订该书，并补入隋唐间经验效方，如姚大夫方、席辨刺史方等。这可以从考察该书的避讳字、人物、年号、职官、药物剂量和词汇用语等角度得到印证。具体增订内容：增加鹿鸣山续古序，增加前唐代验方；增订方式：修改晋代古语为唐代通语；区分葛洪与陶弘景方；《肘后救卒方》《肘后百一方》《集验方》《支家大医本方》《小品方》，各书对校，列出异同，补《肘后方》之无。也正因此，在唐代至少有三种版本并行：葛洪《肘后救卒方》本，陶弘景《肘后百一方》本，唐人增补本^①。

至金代，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1118～1205），博览精品，校书读书，找到辽乾统年间所刊《肘后方》善本，在此基础上，摘录唐慎微《证类本草》之方，以附方形式附于相关各篇之后，再次增订，于皇统四年（1144）辑为《附广肘后备急方》八卷。现通行八卷本，乃是经其后多次增补的本子，是残本。

所以，今人所见之书，乃是葛洪、陶弘景、杨用道三人撰著而成。

^① 此段内容，系根据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级博士研究生肖红艳的博士学位论文整理。



二、校勘体例

(1) 此次点校以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年甲戌(1574) 剑江李栻刻本为底本, 以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肘后备急方》、上海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本《葛仙翁肘后备急方》、1976 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正统《道藏》本《葛仙翁肘后备急方》为对校本, 以 1955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外台秘要方》、1982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1955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医心方》、1955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江户医学影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1977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本草纲目》、1983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排印本《医方类聚》及 198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永乐大典医药集》(萧源, 张守知等辑) 为他校本。点校时, 原则上不改动底本, 对于书中文理欠妥之处, 则据对校本、他校本校之。

(2) 此次点校对于原书中的内容, 不删节, 不改篇, 以保持该书的原貌。

(3) 原书目录, 有两种。其一, 序文后、正文前有一全书总目录; 其二, 原书每册起始处均有该册目录。此次点校, 因书中总目录与册目录相同, 故而保留总目录, 删去册目录。

(4) 原书正文中的双行小字, 今统一改为单行, 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加圆括号予以说明。

(5) 原书中的繁体字径改为通行简化汉字, 个别简化后易产生歧义的繁体字, 如“橘皮”的“橘”, 为避免混淆, 仍用该字。原书中的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俗写字、错别字、避讳字等, 凡常见



者均据文意径改为正字，不另出注。如“栢”改作“柏”，“傍”（作“旁边”解）改作“旁”，“暴”（作“晒”解）改作“曝”，“閑”改作“闭”，“革”改作“莧”，“痺”改作“痹”，“躡”改作“蹶”，“徧”改作“遍”，“飈”改作“飙”，“鼈”改作“鳖”，“博”改作“博”，“駁”改作“驳”，“蔔”改作“卜”，“飡”改作“餐”，“藏”（作“内脏”解）改作“脏”，“差”改作“瘥”，“勅”改作“敕”，“趁”改作“趁”，“癰”改作“痰”，“喫”改作“吃”，“趨”改作“趋”，“晷”改作“臭”，“槌”（作“敲打”解）改作“捶”，“唇”改作“脣”，“甃”改作“瓷”，“磁”改作“磁”，“麤”“麤”改作“粗”，“剗”改作“铗”，“酖”（作“鸩”解）改作“鸩”，“啗”“噉”改作“啖”，“蒂”改作“蒂”，“妬”改作“妒”，“嚏”改作“嚏”，“飴”改作“饭”，“鬲”（作“横膈膜”解）改作“膈”，“箇”改作“个”，“苾”（作“瓜”解）改作“瓜”，“恠”改作“怪”，“褰”改作“裹”，“忸”改作“恍”，“湏”改作“须”，“昏”改作“昏”，“蠶”改作“蚕”，“猥”改作“猥”，“減”改作“减”，“鑑”改作“鉴”，“欬”改作“咳”，“彊”改作“强”，“殭”改作“僵”，“焦”（作“焦”解）改作“焦”，“叫”改作“叫”，“迴”改作“迴”，“韭”改作“韭”，“廐”改作“厩”，“蹶”改作“蹶”，“鯁”（作“细切肉”解）改作“脍”，“欸”改作“款”，“膈”改作“腊”，“紮”改作“累”，“礪”改作“礪”，“鍊”改作“炼”，“綠”“菴”（作“绿色”解）改作“绿”，“莽”改作“莽”，“莓”改作“莓”，“祕”改作“秘”，“俛”改作“俯”，“妙”改作“妙”，“母（指）”改作“拇（指）”，“内”（作“放入”解）改作“纳”，“妳”改作“奶”，“涅”改作“泥”，“撚”（作“用手指搓转”解）改作“捻”，“捏”改作“捏”，“嚙”“齧”改作“啮”，“煖”改作“暖”，“梓”改作



“盘”，“匏”改作“庖”，“杯”“盃”改作“杯”，“碁”改作“棋”，“蓊”改作“莠”，“穰”改作“瓢”，“灑”改作“洒”，“虵”改作“蛇”，“矢”改作“屎”，“疏”（作“蔬菜”解）改作“蔬”，“踈”“䟽”改作“疏”，“豎”改作“竖”，“蘇”改作“丝”，“殮”改作“殮”，“搨”“掄”改作“拓”，“貼”（作“量词，用于配合起来的若干味汤药”解）改作“帖”，“獠”改作“猫”，“塼”改作“砖”，“頽”改作“颓”，“橢”改作“椭”，“哵”“噉”改作“啖”，“盃”“椀”改作“碗”，“𡗗”改作“𡗗”，“徃”改作“往”，“蝟”改作“猬”，“文（作“横纹”解）”改作“纹”，“効”改作“效”，“蠍”改作“蝎”，“洩”改作“泄”，“胷”改作“胸”，“畜（作“积聚”解）”改作“蓄”，“燠”“薰”改作“熏”，“鴉”改作“鸦”，“疋”改作“匹”，“瘂”改作“哑”，“鴈”改作“雁”，“嚥”改作“咽”，“鷺”改作“燕”，“腎”改作“肾”，“瘖”改作“暗”，“湧”改作“涌”，“遊”改作“游”，“元”（作“原来”解）改作“原”，“緣”改作“缘”，“躍”改作“跃”，“醞”改作“酝”，“帀”改作“匝”，“皁”改作“皂”，“增”改作“增”，“鰓”改作“鳃”，“霑”改作“沾”，“展”（作“辗转”解）改作“辗”，“呪”改作“咒”，“豬”改作“猪”，“煑”改作“煮”，“著”改作“着”，“筭”改作“箸”，“𩚑”（作“形状或作用像嘴的东西”解）改作“嘴”，“杼”改作“梓”，“眚”改作“眚”，“鑕”改作“钻”，“爽”改作“爽”，“倚”改作“倚”，“擣”改作“捣”，“敕”改作“敕”，“癰”改作“疹”，“癰”改作“疗”，“𩚑”改作“饴”，“脰”改作“胰”，“茵”改作“茵”，“蛹”改作“蛹”，“詠”改作“诊”，“幼”改作“幼”，“嚙”改作“衔”，“敦”改作“勃”，“疔”改作“疔”，“癰”改作“瘡”，“蟥”改作“蟥”，“蠍”改作“蜡”，“鐵”改作

“铁”，“貯”改作“贮”，“初”改作“初”，“垂”改作“乖”，“𠂔”改作“互”，“𩇛”“𩇛”改作“𩇛”，“疔”“癰”改作“疔”，“吐”改作“吐”，“宐”“宐”“宐”“宐”改作“肉”，“蠶”改作“蚕”，“𩇛”改作“𩇛”，“𩇛”改作“豚”，“微”改作“微”，“起”改作“匙”，“灰”改作“灰”，“黠”改作“黠”，“唾”改作“唾”，“𩇛”改作“𩇛”，“𩇛”改作“𩇛”，“閑”改作“闭”，“𩇛”改作“𩇛”，“癰”改作“癰”，“努肉”改作“𩇛肉”，“瞳人”改作“瞳仁”等。若原文为冷僻字而未经规范简化者，则保留原文不予校改。

(6) 此次点校采用简体、横排、现代标点，凡原文中表示文字位置的“右”“左”，一律改为“上”“下”，不另出注。

(7) 该书中药名用字，为方便当代读者使用，一律改为现今通行药名，不另出注。如“芭豆”改作“巴豆”，“白芨”改作“白及”，“白斂”改作“白敛”，“斑猫”改作“斑蝥”，“𩇛拔”改作“𩇛芨”，“𩇛麻人”改作“𩇛麻仁”，“𩇛楔”改作“𩇛莢”，“蚕砂”改作“蚕沙”，“冬瓜人”改作“冬瓜仁”，“伏神”改作“茯神”，“瓜蒌人”改作“瓜蒌仁”，“𩇛蒂”改作“瓜蒂”，“黄耆”改作“黄芪”，“𩇛芦子”改作“𩇛藜子”，“𩇛蒌”改作“瓜蒌”，“麻人”改作“麻仁”，“马兜零”改作“马兜铃”，“马牙消”改作“马牙硝”，“蔓菁花”改作“蔓荆花”，“蔓菁子”改作“蔓荆子”，“芒消”改作“芒硝”，“蜜陀僧”改作“密陀僧”，“秦胶”改作“秦艽”，“桃人”改作“桃仁”，“兔丝子”改作“菟丝子”，“𩇛藜”改作“𩇛藜”，“杏人”改作“杏仁”，“夜干”改作“射干”，“郁李人”改作“郁李仁”，“真珠”改为“珍珠”，“支子”改作“𩇛子”，“𩇛子人”改作“𩇛子仁”，“紫苑”改作“紫苑”，“𩇛芦”改作“𩇛芦”等。



(8) 底本中的中医名词术语用字，与今通行者不同时，一般改用通行之名，不另出注。如“藏府”改作“脏腑”，“五藏六府”改作“五脏六腑”等。

(9) 原书中漫漶不清的文字，用“■”表示；脱落遗漏文字，用“□”表示。一个“■”或“□”，表示一个文字。如漫漶不清或脱落遗漏的文字字数不明，用“■……■”或“□……□”表示。

(10) 全书共八卷，七十三篇，因该书经历代传抄或翻刻，故而现存本内容遗漏颇多，且错讹不少。如卷五“治肠痈肺痈方第三十七”仅存篇目而无内容，“治卒发丹火恶毒疮方第三十八”及“治痼癖疥漆疮诸恶疮方第三十九”则均有内容而无篇目，且中间似有遗漏；卷六第四十四至第四十六3篇，篇目及内容均缺失。

(11) 对于底本与他校本，内容大意相同，仅文句及组合互异者不出校；虚词互异，无关宏旨者亦不出校。此次点校，书中注文存参者，大多数是他校本中的《肘后方》引文，部分非《肘后方》引文，不另说明。

此次点校，时间紧迫。学识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敬祈同道指正。

校注者

2015年7月

刻《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序

尝观范文正曰：不为良相，则愿为良医。而陆宣公之在忠州，亦惟手校方书。每叹其济人之心，先后一揆古人之志，何如其深且远也。予少不习医，而济人一念则耿耿于中，每见海内方书，则购而藏之，方之效者则珍而录之。以为庶可济人之急，然以不及见古人奇方为恨，尤愧不能为良医。虽藏之多，而无所决择也。今年之夏，偶以巡行至均游武当。因阅《道藏》得《肘后备急方》八卷，乃葛稚川所辑，而陶隐居增补之者，其方多今之所未见。观二君之所自为序，积以年岁，仅成此编，一方一论，皆已试而后录之，尤简易可以应卒。其用心亦勤，其选之亦精矣。矧二君皆有道之士，非世良医可比。得其方书而用之中病，固不必为医可以知药，不必择方可以知医。其曰：苟能起信，可免夭横。信其不我欺也。因刻而布之，以快予济人之心云。

万历二年甲戌秋仲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剑江李栻书